

明史卷一百七十

列傳第五十八

于謙(子)冕 吳寧 王偉

于謙 于冕

于謙，字廷益，錢塘人。生七歲，有僧奇之，曰：“他日救時宰相也。”舉永樂十九年進士。

宣德初，授御史。奏對，音吐鴻暢，帝為傾聽。顧佐為都御史，待寮屬甚嚴，獨下謙，以為才勝己也。扈蹕樂安，高煦出降，帝命謙口數其罪。謙正詞嶄嶄，聲色震厲。高煦伏地戰栗，稱萬死。帝大悅。師還，賞賚與諸大臣等。

出按江西，雪冤囚數百。疏奏陝西諸處官校為民害，詔遣御史捕之。帝知謙可大任，會增設各部右侍郎為直省巡撫，乃手書謙名授吏部，超遷兵部右侍郎，巡撫河南、山西。謙至官，輕騎遍歷所部，延訪父老，察時事所宜興革，即具疏言之。一歲凡數上，小有水旱，輒上聞。

正統六年，疏言：“今河南、山西積穀各數百萬。請以每歲三月，令府州縣報缺食下戶，隨分支給。先菽秫，次黍麥，次稻。俟秋成償官，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償者。州縣吏秩滿當遷，預備糧有未足，不聽離任。仍

于謙，字廷益，錢塘人。出生後七歲，有一個僧人認為他很奇特，說：“這是日後挽救時世的宰相。”考中永樂十九年進士。

宣德初年，授官御史。上奏對答的時候，言談博雅流暢，皇帝為之傾聽。顧佐任都御史，對待屬僚非常嚴厲，惟獨謙讓于謙，認為他的才華勝過自己。他跟隨皇帝征伐樂安，朱高煦出城投降，皇帝命令于謙口頭列數他的罪狀。于謙言詞鄭重嶄切，聲色威嚴激烈。朱高煦伏在地上發抖，說罪該萬死。皇帝十分高興。軍隊回朝之後，于謙得到的賞賜與各位大臣相同。

出京巡按江西，昭雪冤屈的囚犯數百人。上疏奏報陝西各處低級文武官吏是百姓的禍害，詔命派遣御史逮捕他們。皇帝知道于謙能夠托付大任，正值增設各部右侍郎任直省巡撫，於是親手寫上于謙的名字交給吏部，越級升遷他任兵部右侍郎，巡撫河南、山西。于謙到達官所，輕裝騎馬全面視察所管轄的地方，邀請訪問父老鄉親，審察當時情況所應當創建和革除的，馬上寫好奏疏議論其事。一年共數次上書，稍有水災旱災，就上報。

正統六年，他上疏說：“現在河南、山西積蓄的穀物各有幾百萬。請求在每年的三月，命令府州縣上報缺少糧食的貧苦之家，按一定的份額支取供給。先用菽秫，再用黍麥，然後用稻穀。等到秋季收穫後再償還給官府，而免除那些年老多病和貧困不能償還的人。州縣官吏任期已滿應

令風憲官以時稽察。”詔行之。河南近河處，時有衝決。謙令厚築堤障，計里置亭，亭有長，責以督率修繕。并令種樹鑿井，榆柳夾路，道無渴者。大同孤懸塞外，按山西者不及至，奏別設御史治之。盡奪鎮將私墾田爲官屯，以資邊用。威惠流行，太行伏盜皆避匿。在官九年，遷左侍郎，食二品俸。

初，三楊在政府，雅重謙。謙所奏，朝上夕報可，皆三楊主持。而謙每議事京師，空囊以入，諸權貴人不能無望。及是，三楊已前卒，太監王振方用事，適有御史姓名類謙者，嘗忤振。謙入朝，薦參政王來、孫原貞自代。通政使李錫阿振指，劾謙以久不遷怨望，擅舉人自代。下法司論死，繫獄三月。已而振知其誤，得釋，左遷大理寺少卿。山西、河南吏民伏闕上書，請留謙者以千數，周、晉諸王亦言之，乃復命謙巡撫。時山東、陝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，謙請發河南、懷慶二府積粟以振。又奏令布政使年富安集其衆，授田給牛種，使里老司察之。前後在任十九年，丁內外艱，皆令歸治喪，旋起復。

十三年，以兵部左侍郎召。明年秋，也先大入寇，王振挾帝親征。謙與尚書鄺埜極諫，不聽。埜從治兵，留謙理部事。及駕陷土木，京師大震，衆莫知所爲。郕王監國，命群臣議戰守。侍講徐瑄言星象有變，當南遷。謙厲聲曰：“言南遷者，可斬也。

當升遷，預備糧沒有備足的，不許他離任。仍然命令御史官按時稽察。”詔令施行他的建議。河南靠近黃河的地方，不時有河水沖擊而決口。于謙命令加厚修築堤壩，按里程設置亭，每亭有亭長，責令督促統率修築維護。并命令種樹鑿井，榆柳夾種在路的兩邊，使道路上沒有口渴的人。大同孤零零地懸隔在塞外，按察山西的官員不能按時到達，他上奏書建議另外設置御史管理它。全部強取守邊將官私自開墾的田地作爲官田屯種，用它來資助邊防用度。他的威望和惠德到處傳播，太行潛伏的盜賊都避開隱藏。任官九年後，升遷爲左侍郎，享受二品官俸。

當初，三楊在政府，很敬重于謙。于謙所上的奏疏，上午呈報下午就批覆許可，都是三楊主持。而于謙每次到京城議事，空着口袋入城，各權貴不能沒有怨恨。到這時，三楊已經在此前死去，太監王振剛剛掌權，恰巧有姓名與于謙相似的御史，曾經得罪過王振。于謙進入朝廷，舉薦參政王來、孫原貞代替自己。通政使李錫迎合王振的意圖，彈劾于謙因爲長期不升遷而怨惱忿恨，擅自舉薦人代替自己。下交到司法官判處死罪，關在監獄裏三個月。不久，王振知道自己的失誤，于謙纔得到釋放，貶官大理寺少卿。山西、河南的官員和百姓直接向皇帝上書，請求留任于謙的有幾千人，周、晉各王也進言，於是又任命于謙爲巡撫。當時山東、陝西因受災而流亡到河南謀生的人有二十多萬，于謙請求調發河南、懷慶二府積蓄的粟米來賑災。又上奏請求命令布政使年富安定收聚他的民衆，給予土地供給耕牛和穀種，并派里長監督檢察。前後在任十九年，遭逢父母喪事，都受命回家辦理喪事，不久又起用再任。

十三年，以兵部左侍郎的官職召回朝廷。第二年秋天，也先大舉入侵，王振挾持皇帝親自征討。于謙和尚書鄺埜極力勸諫，皇上不聽從。鄺埜跟隨皇帝處理軍務，留于謙管理部中的事務。等到皇帝被陷落在土木，京城大爲震驚，大家不知道怎麼辦。郕王代理國政，命令群臣討論是攻戰還是防守。侍講徐瑄說星象有變化，應當向南

京師天下根本，一動則大事去矣，獨不見宋南渡事乎！”王是其言，守議乃定。時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，所餘疲卒不及十萬，人心震恐，上下無固志。謙請王檄取兩京、河南備操軍，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，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，亟赴京師，以次經畫部署，人心稍安。即遷本部尚書。

郕王方攝朝，廷臣請族誅王振。而振黨馬順者，輒叱言官。於是給事中王竑廷擊順，衆隨之。朝班大亂，衛卒聲汹汹。王懼欲起，謙排衆直前掖王止，且啓王宣諭曰：“順等罪當死，勿論。”衆乃定。謙袍袖爲之盡裂。退出左掖門，吏部尚書王直執謙手嘆曰：“國家正賴公耳。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！”當是時，上下皆倚重謙，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爲己任。

初，大臣憂國無主，太子方幼，寇且至，請皇太后立郕王。王驚謝至再。謙揚言曰：“臣等誠憂國家，非爲私計。”王乃受命。九月，景帝立，謙入對，慷慨泣奏曰：“寇得志，要留大駕，勢必輕中國，長驅而南。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。京營兵械且盡，宜亟分道募民兵，令工部繕器甲。遣都督孫鏜、衛穎、張軌、張儀、雷通分兵守九門要地，列營郭外。都御史楊善、給事中王竑參之，徙附郭居民入城。通州積糧，令官軍自詣關支，以贏米爲之直，毋棄以資敵。文臣如軒輅者，宜用爲巡撫。武臣如石亨、楊洪、柳溥者，宜用爲將

方遷移。于謙厲聲說：“主張南遷的人，應該斬首。京城是天下的根本，一旦遷移，大勢去矣，難道沒看見宋朝南渡的事嗎！”郕王認爲他說得對，防守的決議於是確定。當時京城裏強勁的甲兵和精良的騎兵都陣亡了，所剩餘的疲憊士卒不到十萬，人們心裏震驚恐懼，上面的官員和下面的百姓都沒有堅定的信心。于謙請求郕王發檄文集合兩京、河南的備操軍，山東和南京沿海的備倭軍，江北和北京各府的運糧軍，立即奔赴京城，依次經營籌劃部署，人心稍稍安定。當即升任兵部尚書。

郕王剛代理朝政，朝廷的大臣就請求族誅王振。但是王振的同黨有個叫馬順的，却呵叱諫官。於是給事中王竑在朝廷上打馬順，很多官員都跟着打他。朝廷的秩序大亂，衛兵也喧嘩不已。郕王害怕得想站起來，于謙擠開衆人直接上前去用手扶着他的胳膊阻止郕王，并且啓導郕王宣示命令說：“馬順等因罪應當處死，不要再討論。”衆人纔安定下來。于謙衣袍的袖子爲此全部裂開。退朝走出左掖門，吏部尚書王直握着于謙的手嘆息道：“國家正是依賴你的時候。今天即使有一百個王直又有什麼用！”這個時候，朝廷上下都倚重于謙，于謙也毅然地以國家安危爲己任。

當初，大臣們憂慮國家沒有皇帝，太子正值幼年，外寇馬上要來進攻，於是請求皇太后立郕王。郕王急忙再三推辭。于謙大聲說：“臣等實在是憂慮國家，并非爲了私人的打算。”郕王纔接受命令。九月，景帝即位，于謙入朝對答，情緒激動地哭泣着說：“敵寇得意，要挾扣留上皇，這種形勢下他們必然輕視我中國，長驅而入直向南方。請求飭命各位邊關駐守大臣協力防守阻擊。京城軍隊的武器幾乎沒有了，應當馬上各分道募集民兵，命令工部修理武器鎧甲。派遣都督孫鏜、衛穎、張軌、張儀、雷通分別帶兵防守九門要害地帶，在外城安置兵營。都御史楊善、給事中王竑參加這件事，把靠近城郭的居民遷進城內。通州積蓄的糧食，命令官軍自己到關上支取，把剩餘的米賣成錢，不要留下來資助敵人。

帥。至軍旅之事，臣身當之，不效則治臣罪。”帝深納之。

十月，敕謙提督各營軍馬。而也先挾上皇破紫荆關直入，窺京師。石亨議斂兵堅壁老之。謙不可，曰：“奈何示弱，使敵益輕我。”亟分遣諸將，率師二十二萬，列陣九門外：都督陶瑾安定門，廣寧伯劉安東直門，武進伯朱瑛朝陽門，都督劉聚西直門，鎮遠侯顧興祖阜成門，都指揮李端正陽門，都督劉得新崇文門，都指揮湯節宣武門，而謙自與石亨率副總兵范廣、武興、陳德勝門外，當也先。以部事付侍郎吳寧，悉閉諸城門，身自督戰。下令，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，斬其將。軍不顧將先退者，後隊斬前隊。於是將士知必死，皆用命。副總兵高禮、毛福壽却敵彰義門北，擒其長一人。帝喜，令謙選精兵屯教場以便調用，復命太監興安、李永昌同謙理軍務。

初，也先深入，視京城可旦夕下，及見官軍嚴陣待，意稍沮。叛閹喜寧嗾使邀大臣迎駕，索金帛以萬萬計，復邀謙及王直、胡濙等出議。帝不許，也先氣益沮。庚申，寇窺德勝門。謙令亨設伏空舍，遣數騎誘敵。敵以萬騎來薄，副總兵范廣發火器，伏起齊擊之。也先弟孛羅、平章卯那孩中炮死。寇轉至西直門，都督孫鏜禦之，亨亦分兵至，寇引退。副總兵武興擊寇彰義門，與都督王敬挫其前鋒。寇且却，而內官數百騎欲爭功，躍馬競前。陣亂，興被流矢死。寇逐至土城，居民升屋，號呼投磚石擊寇，嘩聲動天。王竑及福壽援至，寇

文臣像軒輓這樣的，應當任用為巡撫。武臣像石亨、楊洪、柳溥這樣的，應當任用為將領元帥。至於軍隊的事務，臣親自擔當，沒有功效就治臣的罪。”皇帝完全採納了他的建議。

十月，敕命于謙掌管督察各營的軍隊。此時也先挾持上皇攻破紫荆關直驅殺進來，窺視京城。石亨建議收斂軍隊實行堅壁清野使敵人疲困。于謙不同意。說：“為什麼要示弱，會使敵人更加輕視我們。”他馬上分別派遣各將領，率領軍隊二十二萬，在九門外排開陣勢：都督陶瑾在安定門，廣寧伯劉安在東直門，武進伯朱瑛在朝陽門，都督劉聚在西直門，鎮遠侯顧興祖在阜成門，都指揮李端在正陽門，都督劉得新在崇文門，都指揮湯節在宣武門，而于謙自己和石亨率領副總兵范廣、武興、陳德勝於德勝門外，阻擋也先。把兵部事務托付給侍郎吳寧，全部關閉各個城門，親自督戰。他發布命令，臨陣對敵的時候將領不顧軍隊先退却的，斬殺那個將領。軍隊不顧將領先退却的，後隊的士兵斬殺前隊的士兵。這樣將領和士兵知道必定會死，都聽從命令。副總兵高禮、毛福壽在彰義門北面擊退敵兵，生擒敵人的首領一人。皇帝十分高興，命令于謙挑選精兵屯扎在教場以便調用，又命令太監興安、李永昌和于謙一同管理軍務。

當初，也先遠距離入侵，以為京城能够在一天內攻下來，等他看見官軍已經布下嚴整的陣勢等待他，意志漸漸沮喪。叛國的太監喜寧唆使也先約請大臣迎回上皇，索取的金帛用萬萬來計量，又約于謙和王直、胡濙等人出來商談。皇帝不允許，也先的意志更加沮喪。庚申，敵寇窺探德勝門。于謙命令石亨設下埋伏騰空房舍，派遣幾名騎兵引誘敵人。敵人用一萬多騎兵來進攻，副總兵范廣發動火器，埋伏的士兵起身一齊攻擊敵人。也先的弟弟孛羅、平章卯那孩中炮而死。敵寇轉移到西直門，都督孫鏜抵禦他們，石亨也分派軍隊趕來，敵寇退却。副總兵武興在彰義門迎擊敵寇，和都督王敬一起挫敗敵人的前鋒。敵寇正要退却，而有數百名內官想爭功，策馬飛奔競相向前。軍隊陣形混亂，武興被流箭擊中而

乃却。相持五日，也先邀請既不應，戰又不利，知終弗可得志，又聞勤王師且至，恐斷其歸路，遂擁上皇由良鄉西去。謙調諸將追擊，至關而還。論功，加謙少保，總督軍務。謙曰：“四郊多壘，卿大夫之耻也，敢邀功賞哉！”固辭，不允。乃益兵守真、保、涿、易諸府州，請以大臣鎮山西，防寇南侵。

景泰元年三月，總兵朱謙奏敵二萬攻圍萬全，敕范廣充總兵官禦之。已而寇退，謙請即駐兵居庸，寇來則出關剿殺，退則就糧京師。大同參將許貴奏，迤北有三人至鎮，欲朝廷遣使講和。謙曰：“前遣指揮季鐸、岳謙往，而也先隨入寇。繼遣通政王復、少卿趙榮，不見上皇而還。和不足恃，明矣。况我與彼不共戴天，理固不可和。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，從之則坐敵，不從則生變，勢亦不得和。貴為介冑臣，而恇怯如此，何以敵愾，法當誅。”移檄切責。自是邊將人人主戰守，無敢言講和者。

初，也先多所要挾，皆以喜寧為謀主。謙密令大同鎮將擒寧，戮之。又計授王偉誘誅間者小田兒。且因謀用間，請特釋忠勇伯把台家，許以封爵，使陰圖之。也先始有歸上皇意，遣使通款，京師稍解嚴。謙上言：“南京重地，撫輯須人。中原多流民，設遇歲荒，嘯聚可虞。乞敕內外守備及各巡撫加意整飭，防患未然，召還所遣召募文武官及鎮守中官

死。敵寇追逐到土城，居民登上房屋，大聲喊叫着投擲磚頭石塊打擊敵寇，喧嘩聲驚天動地。王竑和毛福壽的援兵趕到，敵寇纔退却。相持了五天，也先約請他們會談已經不被答應，作戰又不順利，知道最後是不能如願的，又聽說救援國難的軍隊馬上要到了，害怕截斷他的歸路，於是挾持上皇從良鄉往西方離去。于謙調派各位將領追擊，到邊關纔回來。評定功績，加于謙任少保，總管軍務。于謙說：“四面邊境戰事很多，這是卿大夫的耻辱，哪裏敢邀功請賞呢！”堅決推辭，皇帝不答應。於是增加兵力防守真、保、涿、易各府州，請求派大臣鎮守山西，防備敵寇往南方入侵。

景泰元年三月，總兵朱謙奏報有二萬敵人進攻圍困萬全，敕命范廣任總兵官抵禦敵人。不久敵寇退去，于謙請求就在居庸駐兵，敵寇來就出關剿殺，敵退走就從京城補足糧食。大同參將許貴奏報，北方有三個人到鎮上來，想要朝廷派遣使者講和。于謙說：“以前派遣指揮季鐸、岳謙前去，但是也先却隨着入侵。又派遣通政王復、少卿趙榮去，沒有看見上皇而返回。和談不能依靠，已經很明顯了。何況我們與他不共戴天，從情理上講本來就不能講和。萬一講和而對方放肆求索沒有滿足，依從他就會因此受損，不依從就會發生變故，情勢也不能夠講和。許貴作為披甲冑的武將，却怯弱害怕成這個樣子，用什麼來抵抗所憤恨的敵人！按法令應當誅殺。”傳遞公文嚴厲地斥責他。從此邊關的將領人人都主張作戰守禦，沒有敢建議講和的。

當初，也先有很多要挾的條件，都是靠喜寧謀劃。于謙秘密地命令大同守將擒拿喜寧，殺了他。又設下計策叫王偉引誘并殺死間諜小田兒。并且利用間諜使用離間計，請求特別釋放忠勇伯把台家，許願給他分封爵位，叫他暗中策劃。也先開始有送回上皇的意思，派遣使者講和，京城漸漸放鬆了嚴密的守衛。于謙上奏說：“南京是重要的地方，安撫慰問都需要人手。中原一帶有很多流亡的百姓，假設遇到年成不好，很擔心他們互相招呼聚集作亂。請求救命內外的守備和各

在內地者。”

於時八月，上皇北狩且一年矣。也先見中國無釁，滋欲乞和，使者頻至，請歸上皇。大臣王直等議遣使奉迎，帝不悅曰：“朕本不欲登大位，當時見推，實出卿等。”謙從容曰：“天位已定，寧復有他，願理當速奉迎耳。萬一彼果懷詐，我有辭矣。”帝顧而改容曰：“從汝。從汝。”先後遣李實、楊善往，卒奉上皇以歸，謙力也。

上皇既歸，瓦剌復請朝貢。先是，貢使不過百人，正統十三年，至三千餘，賞賚不饜，遂入寇。及是又遣使三千來朝，謙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，京師盛陳兵，宴之。因言和議難恃，條上安邊三策。請敕大同、宣府、永平、山海、遼東各路總兵官增修備禦。京兵分隸五軍、神機、三千諸營，雖各有總兵，不相統一，請擇精銳十五萬，分十營團操。團營之制自此始。具《兵志》中。瓦剌入貢，每携故所掠人口至。謙必奏酬其使，前後贖還累數百人。

初，永樂中，降人安置近畿者甚衆。也先入寇，多爲內應。謙謀散遣之。因西南用兵，每有征行，輒選其精騎，厚資以往，已更遣其妻子，內患以息。楊洪自獨石入衛，八城悉以委寇。謙使都督孫安以輕騎出龍門關據之，募民屯田，且戰且守，八城遂復。貴州苗未平，何文淵議罷二司，專設都司，以大將鎮之。謙曰：“不設二司，是棄之也。”議乃寢。謙以上皇雖還，國耻未雪，會也先與脫脫

地的巡撫特別注意整頓，防患於未然，召回派遣去招募的文武官員和在內地的鎮守宦官。”

這年八月，離上皇被俘北去快要一年了。也先看見中原之國無隙可乘，更加想求和，使者頻繁地到來，請求送還上皇。大臣王直等人建議派遣使者接回上皇，皇帝不高興地說：“朕本來不想登上皇位，當時被推舉，實在是出於你們的意思。”于謙委婉地說：“天位已經確定，難道還會有其他？祇是從道理上講應當馬上迎接罷了。萬一對方面果真心懷欺騙，我們有話說了。”皇帝看着他改變臉色說：“聽你的，聽你的。”先後派遣李實、楊善前去，終於迎接上皇返回，這都是于謙的功勞。

上皇回來以後，瓦剌又請求入朝進貢。在此之前，進貢的使者不超過一百人，正統十三年，達到三千多人，賞賜不滿足他們，就入境侵犯。到這時又派遣三千個使者來朝拜，于謙請求在居庸關部署部隊以防備意外，京城也部署很多軍隊，然後宴請他們。于謙由此說和議難以依靠，於是分條呈上安定邊疆的三條策略。請求敕命大同、宣府、永平、山海、遼東各路的總兵官增加并修理守禦的設施。京城的軍隊分別隸屬於五軍、神機、三千各營，雖然各自有總兵，却不互相統一，請求選擇精銳部隊十五萬，分成十營組織在一起操練。團營的制度從此開始設立。詳細記錄在《兵志》裏。瓦剌入朝進貢，每次都要帶着以前擄掠的人口到來。于謙必定上奏酬報他們的使者，前後贖還的累積達幾百個人。

當初，永樂年間，投降的人安置在靠近都城的有很多。也先入侵，他們大多作爲內應。于謙策劃遣散他們。趁西南有戰事，每次一有征伐，就挑選他們的精銳騎兵，給他們豐厚的錢糧讓他們去西南，不久又遣散他們的妻子和兒女，內患由此解除。楊洪從獨石入關守衛，八城都拋棄給了敵人。于謙讓都督孫安派輕騎兵從龍門關出去占據它，招募百姓屯田，一邊作戰一邊防守，八城於是歸復。貴州苗人作亂還沒有平定，何文淵建議廢除二司，專門設立都司，派大將鎮守。于謙說：“不設立二司，就是丟棄了它。”這種討

不花構，請乘間大發兵，身往討之，以復前仇，除邊患。帝不許。

謙之爲兵部也，也先勢方張，而福建鄧茂七、浙江葉宗留、廣東黃蕭養各擁衆僭號，湖廣、貴州、廣西，瑤、僮、苗、僚所至蜂起。前後征調，皆謙獨運。當軍馬倥傯，變在俄頃，謙目視指屈，口具章奏，悉合機宜。僚吏受成，相顧駭服。號令明審，雖勛臣宿將小不中律，即請旨切責。片紙行萬里外，靡不惕息。其才略開敏，精神周至，一時無與比。至性過人，憂國忘身。上皇雖歸，口不言功。東宮既易，命兼官僚者支二俸。諸臣皆辭，謙獨辭至再。自奉儉約，所居僅蔽風雨。帝賜第西華門，辭曰：“國家多難，臣子何敢自安？”固辭，不允。乃取前後所賜璽書、袍、錠之屬，悉加封識，歲時一省視而已。

帝知謙深，所論奏無不從者。嘗遣使往真定、河間采野菜，直沽造乾魚，謙一言即止。用一人，必密訪謙。謙具實對，無所隱，不避嫌怨。由是諸不任職者皆怨，而用弗如謙者，亦往往嫉之。比寇初退，都御史羅通即劾謙上功簿不實。御史顧瞻言謙太專，請六部大事同內閣奏行。謙據祖制折之，戶部尚書金濂亦疏爭，而言者捃摭不已。諸御史以深文彈劾者屢矣，賴景帝破衆議用之，得以盡所設施。

論於是停止。于謙認爲上皇雖然回國，但是國家的耻辱沒有洗雪，恰逢也先和脫脫不花相爭鬥，請求乘機調集大軍，親自前去征討，以報以前的仇恨，除去邊關的禍患。皇帝不允許。

于謙管理兵部的時候，也先的勢力正在擴張，而福建的鄧茂七、浙江的葉宗留、廣東的黃蕭養各自擁集部衆僭越名號，湖廣、貴州、廣西等地，瑤、僮、苗、僚到處禍亂蜂起。前後徵集調派部隊，都是于謙獨自籌劃。在軍馬倥傯，變化就在一瞬間的時候，于謙眼睛一看手指一彎，就口述奏章，全部符合當時的情況。屬僚下吏接受成命後，相互對看，驚詫佩服。他號令明確細緻，即使是勛臣宿將有小小的過失不合法令，也馬上請求下旨嚴厲斥責。他的一片紙傳行於萬里之外，無不令人戒懼。他的才識膽略開放敏捷，意識周到細緻，當時沒有人能和他相比。他有超過別人的最忠誠的品格，憂慮國家而忘記了自己。上皇雖然返回，他却不說自己的功勞。東宮改換後，皇帝命令兼屬二宮的官僚支取二份官俸。各位大臣都推辭不接受，祇有于謙一再推辭。自己奉行儉樸節約，所居住的房子祇能遮蔽風雨。皇帝在西華門賜給他住宅，他推辭說：“國家危難，臣子怎麼敢使自己安樂？”堅決推辭，皇帝不允許。於是取出前後所賜予的璽書、衣袍、銀錠這類東西，全部加蓋封存印章，每年定時察看一下而已。

皇帝很瞭解于謙，他所建議上奏的沒有不聽從的。皇帝曾經派遣使者到真定、河間采集野菜，到直沽製造乾魚，于謙一進言就馬止停止。任用一個人，必定要悄悄地詢問于謙。于謙根據實際情況回答，沒有什麼隱瞞，不迴避嫌疑和怨恨。因此那些不被任用的人都怨恨他，而被任用又比不上于謙的人，也往往嫉妒他。等到敵寇剛一退却，都御史羅通就彈劾于謙呈上的功勞簿不真實。御史顧瞻說于謙太專權，請求六部的大事同內閣一起奏報施行。于謙援引祖先的制度使他們折服，戶部尚書金濂也上疏爭辯，但是進言的人仍不停地搜羅罪名來打擊他。各御史多次用嚴厲的奏章彈劾他，幸虧景帝排除衆議任用他，使

謙性故剛，遇事有不如意，輒拊膺嘆曰：“此一腔熱血，意灑何地！”視諸選奕大臣、勳舊貴戚，意頗輕之，憤者益衆。又始終不主和議，雖上皇實以是得還，不快也。徐理以議南遷，爲謙所斥。至是改名有貞，稍稍進用，嘗切齒謙。石亨本以失律削職，謙請宥而用之，總兵十營，畏謙不得逞，亦不樂謙。德勝之捷，亨功不謙而得世侯，內愧，乃疏薦謙子冕。詔赴京師，辭，不允。謙言：“國家多事，臣子義不得顧私恩。且亨位大將，不聞舉一幽隱，拔一行伍微賤，以裨軍國，而獨薦臣子，於公議得乎？臣於軍功，力杜僥倖，決不敢以子濫功。”亨復大恚。都督張軏以征苗失律，爲謙所劾，與內侍曹吉祥等皆素憾謙。

景泰八年正月壬午，亨與吉祥、有貞等既迎上皇復位，宣諭朝臣畢，即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。誣謙等與黃玘構邪議，更立東宮，又與太監王誠、舒良、張永、王勤等謀迎立襄王子。亨等主其議，嗾言官上之。都御史蕭惟禎定讞，坐以謀逆，處極刑。文不勝誣，辯之疾，謙笑曰：“亨等意耳，辯何益？”奏上，英宗尚猶豫曰：“于謙實有功。”有貞進曰：“不殺于謙，此舉爲無名。”帝意遂決。丙戌改元天順，丁亥棄謙市，籍其家，家戍邊。遂溪教諭吾豫言謙罪當族，謙所薦舉諸文武大臣并應誅。部議持之而止。千戶白琦又請榜其罪，鏤板示天下。一時希旨取寵者，率以謙爲口實。

他能够盡力安排布置。

于謙性格本來就剛直，遇到有不如意的，就撫胸嘆息說：“這一腔熱血，到底灑在什麼地方！”看到那些怯懦的大臣、有功勳的舊臣和皇親貴戚，內心頗輕視他們，於是怨恨他的人更多。他又始終不主張和議，雖然上皇確實是因此纔得以返還，却不喜歡他這樣。徐理因爲建議南遷，被于謙所斥責。從此改名爲有貞，漸漸升官任用，曾切齒痛恨于謙。石亨本來因爲違犯法律被削職，于謙請求寬恕并且任用他，任十營的總兵，他畏懼于謙不敢放縱，也不喜歡于謙。德勝的勝利，石亨的功勞不如于謙却得到世侯，心中羞愧，於是上疏推薦于謙的兒子于冕。詔命他趕赴京城，于冕推辭，皇帝不同意。于謙說：“國家多事變，臣子從道義上講不該顧及私人的恩情。況且石亨處於大將的地位，沒聽說他曾舉薦一個隱居的人，提拔一個軍中地位低賤的人，有助於軍隊國家，却偏偏推薦臣的兒子，能得到公衆議論的認同嗎？臣對於軍功，極力杜絕僥倖得官，決不敢讓兒子濫冒功勞。”石亨又大爲憤怒。都督張軏因爲征伐苗族違犯法律，被于謙所彈劾，和內侍曹吉祥等人一直都一直怨恨于謙。

景泰八年正月壬午，石亨和曹吉祥、徐有貞等人已經迎接上皇再次登上皇位，宣告訓諭大臣完畢，馬上捉拿于謙和大學士王文關進監獄。誣陷于謙等人和黃玘合謀奸邪，重新樹立東宮，又和太監王誠、舒良、張永、王勤等人陰謀迎立襄王的兒子。石亨等人主持提議，唆使諫官上書。都御史蕭惟禎判決案件，判定爲謀反叛逆，處以死刑。王文不能承受誣陷，極力爭辯，于謙笑着說：“這是石亨等人授意罷了，辯解又有什麼用？”奏章呈上去，英宗還猶豫地說：“于謙確實有功勞。”徐有貞進言說：“不殺于謙，這個舉動就沒有名義。”皇帝的心意於是決定下來。丙戌年，改元爲天順，丁亥年，殺于謙於集市，沒收他的家產，家人充軍去戍守邊關。遂溪教諭吾豫說于謙的罪應當族誅，于謙所舉薦的各個文武大臣一并應當誅殺。部議反對，他纔停止。千戶白琦又請求在榜上公開他的罪過，鏤刻鐵板宣示天

謙自值也先之變，誓不與賊俱生。嘗留宿直廬，不還私第。素病痰，疾作，景帝遣興安、舒良更番往視。聞其服用過薄，詔令上方製賜，至醢菜畢備。又親幸萬歲山，伐竹取瀝以賜。或言寵謙太過，興安等曰：“彼日夜分國憂，不問家產，即彼去，令朝廷何處更得此人？”及籍沒，家無餘貲，獨正室鏽鑰甚固。啓視，則上賜蟒衣、劍器也。死之日，陰霾四合，天下冤之。指揮朵兒者，本出曹吉祥部下，以酒酹謙死所，慟哭。吉祥怒，扶之。明日復酹莫如故。都督同知陳逵感謙忠義，收遺骸殯之。逾年，歸葬杭州。逵，六合人。故舉將才，出李時勉門下者也。皇太后初不知謙死，比聞，嗟悼累日。英宗亦悔之。

謙既死，而亨黨陳汝言代爲兵部尚書。未一年敗，贓累巨萬。帝召大臣入視，愀然曰：“于謙被遇景泰朝，死無餘貲，汝言抑何多也。”亨俯首不能對。俄有邊警，帝憂形於色。恭順侯吳瑾侍，進曰：“使于謙在，當不令寇至此。”帝爲默然。是年，有貞爲亨所中，戍金齒。又數年，亨亦下獄死，吉祥謀反族誅，謙事白。

成化初，冕赦歸，上疏訟冤，得復官賜祭。誥曰：“當國家之多難，保社稷以無虞，惟公道之獨特，爲權奸所并嫉。在先帝已知其枉，而朕心實憐其忠。”天下傳誦焉。弘治二年，

下。當時希望取得寵信的人，大多以于謙作爲話柄。

于謙自從也先的變故後，發誓不和賊寇一齊活命。經常在值班的房子裏睡覺，不回自己的家。他一直有痰病，疾病發作的時候，景帝派遣興安、舒良輪番前去看望。聽說他吃的用的都太微薄，詔令朝廷製作來賜給他，甚至於酒菜都全部備齊。景帝又親自到萬歲山，砍竹子取水來賜給他。有人說寵愛于謙太過分了，興安等人說：“他日夜分擔國家的憂慮，不過問自己的家產，假使他死了，讓朝廷又到哪裏去找到這樣的人？”到登記沒收他的所有財產的時候，家裏沒有多餘的東西，祇有正室的鎖很堅固。打開一看，是皇上賜給他的蟒衣、劍器。他死的那天，陰雲從四處合聚，天下的人都認爲他冤枉。指揮朵兒，本來出自於曹吉祥的部下，用酒祭奠于謙死的地方，悲痛地哭泣。曹吉祥發怒，打他。第二天他又像昨天那樣祭奠。都督同知陳逵爲于謙的忠義所感動，收殮他的屍體埋葬了他。第二年，歸葬在杭州。陳逵，六合人。以前舉薦將才的時候，出自李時勉的門下。皇太后開始還不知道于謙死了，等到聽說死訊，嗟嘆哀悼了好幾天。英宗也後悔殺了他。

于謙死後，石亨的朋黨陳汝言代替他任兵部尚書。沒等到一年就身敗，積藏的贓物達巨萬。皇帝召集大臣進去察看，悲哀而嚴肅地說：“于謙在景泰年間被寵任，死去時沒有多餘的東西，陳汝言爲什麼有這麼多。”石亨低下頭不能回答。不久又有邊關警報，皇帝憂形於色。恭順侯吳瑾侍候皇帝，進言說：“假使于謙在，應當不會叫寇賊成這個樣子。”皇帝爲此默默無語。這一年，徐有貞被石亨中傷，謫戍金齒。又過了幾年，石亨也被關進監獄而死，曹吉祥謀反被族誅，于謙的冤屈終於得以昭雪。

成化初年，于冕被赦免回朝，上疏申辯冤屈，得以恢復官爵并賜予祭祀。誥命說：“正當國家多災多難的時候，保衛社稷沒有災禍，祇有他堅持公道，被權貴奸臣一齊嫉妒。在先帝的時候已經知道他的冤枉，而朕心裏實在哀憫他的忠

用給事中孫需言，贈特進光祿大夫、柱國、太傅，謚肅愍，賜祠於其墓曰旌功，有司歲時致祭。萬曆中，改謚忠肅。杭州、河南、山西皆世奉祀不絕。

冕，字景瞻，蔭授副千戶，坐戍龍門。謙冤既雪，并復冕官。自陳不願武職，改兵部員外郎。居官有幹局，累遷至應天府尹。致仕卒。無子，以族子允忠為後，世襲杭州衛副千戶，奉祠。

吳寧

吳寧，字永清，歙人。宣德五年進士。除兵部主事。正統中，再遷職方郎中。郕王監國，謙薦擢本部右侍郎。謙禦寇城外，寧掌部事，命赴軍中議方略。比還，城門弗啓，寇騎充斥，寧立雨中指揮兵士，移時乃入。寇既退，畿民猶日數驚，相率南徙，或議仍召勤王兵。寧曰：“是益之使驚也，莫若告捷四方，人心自定。”因具奏行之。景泰改元，以疾乞歸，後不復出。家居三十餘年卒。

寧方介有識鑒。嘗為謙擇婿，得千戶朱驥。謙疑之，寧曰：“公他日當得其力。”謙被刑，驥果歸其喪，葬之。驥自有傳。

王偉

王偉，字士英，攸人。年十四，隨父謫戍宣府。宣宗巡邊，獻《安邊頌》，命補保安州學生。舉正統元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戶部主事。英宗北狩，命行監察御史事，集民壯守廣平。謙引為職方司郎中。軍書填委，處分多中窳會，遂薦擢兵部右侍郎。

誠。”天下的人都傳誦。弘治二年，采用給事中孫需的進言，追贈于謙為特進光祿大夫、柱國、太傅，謚號肅愍，在他的墓旁賜一座叫作旌功的祠廟，有關官員每年一定時節前去祭祀。萬曆年間，改謚號為忠肅。杭州、河南、山西都世代供奉祭祀不絕。

于冕，字景瞻，因封蔭授官副千戶，判罪戍守龍門。于謙的冤屈已經洗雪，并且恢復了于冕的官職。他自己陳說不想任武官，改任兵部員外郎。任官有才幹器局，多次遷升到應天府尹。退休後死去。沒有兒子，以族人的兒子于允忠作為他的後代，世襲杭州衛副千戶，供奉祠廟。

吳寧，字永清，歙人。宣德五年進士。授官兵部主事。正統年間，兩次升官任職方郎中。郕王代理國政，于謙推薦提升他任兵部右侍郎。于謙在城外抵禦敵人，吳寧掌管部內事務，命令他到軍營中去討論計策。等他回去時，城門沒有開啓，敵寇的騎兵到處奔馳，吳寧站在雨中指揮士兵，過了一個時辰纔進城。敵寇退却後，京畿的百姓還是一天要驚亂幾次，交相往南方遷徙，有人建議仍然召集救援國難的軍隊。吳寧說：“這會更加讓他們感到驚慌，不如向四方宣告勝利，人心自然就穩定了。”於是寫成奏章并施行。景泰改換年號，因疾病請求回鄉養老，後來不再出來作官。在家中居住了三十多年後死去。

吳寧剛正耿直并且有鑒別能力。曾經為于謙選擇女婿，選到千戶朱驥。于謙懷疑他，吳寧說：“先生以後會得到他的幫助。”于謙被殺，朱驥果然送歸他的屍體，埋葬了他。朱驥另外有傳。

王偉，字士英，攸人。十四歲的時候，跟隨父親貶謫戍守宣府。宣宗巡視邊關，他獻上《安邊頌》，命令補充為保安州的學生。考中正統元年的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官戶部主事。英宗被俘北去，命令他代理監察御史的事務，召集百姓中強壯的人駐守廣平。于謙舉薦他任職方司郎中。軍隊文書紛紛堆積，他處理大多切中關鍵，於是

出視邊，叛人小田兒爲敵間，謙屬偉圖之。會田兒隨貢使入，至陽和城，壯士從道旁突出，斷其頭去，使者不敢詰。

偉喜任智數。既爲謙所引，恐嫉謙者目己爲朋附，嘗密奏謙誤，冀自解。帝以其奏授謙，謙叩頭謝。帝曰：“吾自知卿，何謝爲？”謙出，偉問：“上與公何言？”謙笑曰：“我有失，望君面規我，何至爾邪？”出奏示之，偉大慚沮。然竟坐謙黨，罷歸。成化三年復官，請毀白琦所鑿板。逾年，告病歸卒。

贊曰：于謙爲巡撫時，聲績表著，卓然負經世之才。及時遭艱虞，繕兵固圉。景帝既推心置腹，謙亦憂國忘家，身繫安危，志存宗社，厥功偉矣。變起奪門，禍機猝發，徐、石之徒出力而擠之死，當時莫不稱冤。然有貞與亨、吉祥相繼得禍，皆不旋踵，而謙忠心義烈，與日月爭光，卒得復官賜恤。公論久而後定，信夫。

被舉薦提升任兵部右侍郎。出京巡視邊關，叛徒小田兒是敵人的間諜，于謙吩咐王偉想法除掉他。正好小田兒跟隨進貢的使者入境，到達陽和城時，壯士從道路邊上突然衝出來，砍斷他的頭就跑了，使者不敢過問。

王偉喜歡耍小聰明。被于謙所舉薦後，擔心嫉妒于謙的人把自己看成他的朋黨附庸，曾經悄悄地奏報于謙的失誤，希望解脫自己。皇帝把他的奏章交給于謙，于謙叩頭謝罪。皇帝說：“我自然瞭解你，謝什麼罪呢？”于謙走出皇宮，王偉問：“皇上和你談些什麼？”于謙笑着說：“我有過失，希望你當面規勸我，何必弄成這個樣子呢？”拿出奏章給他看，王偉十分慚愧沮喪。然而終究連坐爲于謙的同黨，罷官回家。成化三年，恢復官職，請求毀去白琦所鑿刻的鐵板。過了一年，稱病回家死去。

贊曰：于謙任巡撫的時候，名聲和功績都顯著，卓然懷有治理國家的才幹。等到遭遇艱難危險的時候，他整治軍隊固守邊境。景帝既已推心置腹，于謙也憂慮國事忘了家事，他關係到國家的安危，立志保存宗廟社稷，他的功績偉大啊。事變起於奪門復辟，隱伏的禍患突然發生，徐有貞、石亨之流盡力排擠置他於死地，當時沒有人不說冤枉。但是徐有貞和石亨、曹吉祥相繼得禍，都不過是很短的時間，而于謙忠心義烈，與日月爭光，最後恢復官爵并賜予葬禮。公論是在很久以後纔確定下來，這話很對呀。